



原著 梁晓声 编剧 王海鸰 王大鸥

丁东

荧屏看点

《人世间》：老周家的故事，千万家的日常

据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世间》，以整体性的社会视野和编年史的叙事建构，立足底层，直抵人心，生动描绘了东北江辽省吉春市“光字片”一户周姓人家三代人及其人际关系圈各种人物的命运变迁、悲欢离合和人格品质，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呈现了跌宕起伏的“50年中国百姓生活史”。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后，让人欲罢不能，引来好评如潮。

《人世间》之所以火爆，虽说与剧本的上乘、导演的功力和演员的优秀不无关系，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真实”二字：道具真、人物真、感情真；生活实、对话实、情节实。犹如在一户普通人家安装了几个摄像头，跟踪记录了他们的生活日常，让观众沉浸其中，感同身受，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确实，《人世间》中的老周家，是隐现于时代洪流中国千万家庭中最普通的那一户。

上世纪60年代，为人正直、善良朴实的大“三线”建筑工人周志刚和妻子李素华，膝下有两儿一女：长子周秉义、女儿周蓉和次子周秉昆。一场突如其来的上山下乡运动，让周家的三个孩子天各一方，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

有情有义的儿子周秉义，响应国家号召，成了第一批下乡知青，恢复高考后考入北大。毕业后成为国家干部，成了周家及“光字片”的荣耀。因成功完成“光字片”棚户区改造和搬迁，既解决了难题，又惠及了民生，赢得了“好官”的口碑。

聪慧要强的女儿周蓉，远赴贵州山区，与落魄诗人冯化成结婚，在山洞中度过了一段艰辛岁月。恢复高考后，周蓉也考入北大，毕业后成了一位大学教授。后因丈夫数次出轨，毅然选择了离婚，与老同学蔡晓光走到了一起。移居法国陪伴女儿12年后，周蓉失去了竞聘原先岗位的机会，成了一名中学老师，之后又因出书成了作家。在无声的岁月角落，她与蔡晓光相余生，安享着“迟来”的幸福。

善良淳朴的次子周秉昆，从小读书不行，是父母眼中的“老疙瘩”。初中毕业后，当了一名工人。后来与带着孩子的小寡妇“郑娟”一见钟情，克服重重困难后喜结连理。婚后，两人住在父母的小土房里，艰辛度日。这样一位平凡的好人，命运却让他先后两次入狱，美好的人生年华空耗12年。更痛的是，好不容易争夺回来的继子周楠，因见义勇为而牺牲。经历了这么多的打击后，周秉昆依然积极面对人生，努力经营生活。最后，他与郑娟开了一家餐饮店，勤勉度日，滋润生活。

一眨眼就是一天，一回头就是一年，一转身就是一生。老周家的三个孩子，成长着成长，历经着经历。这一路走来，满载着亲情、友情和爱情。苦难、辛酸、泪水、隐忍、付出、误会、和解、矛盾、依赖、不屈、奋争……所有这些，都成了平凡生活的注脚。父一辈子一辈，心怀着过上好日子的质朴追求，用生命的韧劲，顶着风雨前行，渡尽劫波，依然善良，努力活在当下，最终有了还算不错的人生归宿。

老周家三个孩子的经历告诉我们：人生在世，总是命运无常，祸福相依。然而，在笔者看来，他们不同的人生命运、相仿的人生归宿，并非编剧和导演出于创作手法和讨好观众的需要而苦心孤诣刻意为之。试想，在这50年的光阴中，人世间的哪个家庭不是如此？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谁家不是三四个兄弟姐妹？谁家不是穷得叮当响？在那特殊年代，我们的父辈吃尽了没文化的苦、多子女的苦、收入低的苦；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不要说精神生活了，就连吃饱穿暖都成问题。就吃饱而言，每顿都是杂粮、稀粥、咸菜，鱼肉荤腥要等过年才尝得到；就穿暖而言，难得添置一件像样的新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缝缝补补又三年”是当年的真实写照。熬过童年、少年，长大成人后，我们每个人都在高考、参军、学艺、打工、出国、下海中做着选择，经历了土地承包、对外开放、国企改革、个体经营、市场经济、招商引资等时代浪潮，在长年累月的跌打滚爬中，虽说有的人有“出息”，有的人没“出息”，但绝大多数人都拼出了好时光，熬来了好日子。

为什么出自同一家庭、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孩子，会出现完全迥异的人生命运？与其说是时代造成的，还不如说是各自选择、拚争的结果。其实，在同样的时代浪潮中沉浮，每个人都面临着同等的机遇。因为“谁都只能在人生的考卷上慌乱地写下那唯一的选择”，你选择了什么，抓住了什么，便决定了你最终飘向何方。正所谓“命由天定，运由己生”。一如老周家的三个孩子，不同的选择对应了不同的结果。周秉义、周蓉选择下乡，选择读书，最终靠知识改变了命运；周秉昆没选择下乡，没选择读书，也注定了他人生的起点。

假如以世俗的眼光来评判，在老周家的三个孩子中，长子周秉义无疑是最有“出息”的一个，女儿周蓉次之。最没“出息”的当数次子周秉昆。俗话说，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从这一层面上说，我们通常所谓的“出息”，只能说是相对的。有“出息”的背后未尝就没有苦楚，没“出息”的背后未尝就没有“确幸”。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无法回避的痛点，每个人都有不约而至的幸福。

老周家的长子周秉义，看似风光，但在风光的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说的苦楚。因妻子郝冬梅不可能和自己挤住在小土房里，他只能像上门女婿那样寄住省老家。身为长子，不能在父母膝下尽孝。此乃苦楚之一；因地位差异，岳父母迟迟不愿与亲家见面，甚至把亲家送的茶叶都原封不动地退回，这让周秉义情何以堪？此乃苦楚之二；因妻子郝冬梅年轻时不慎跌入冰河，导致终身不育。此乃苦楚之三。此三大苦楚，冲淡了他事业成功的光环。

老周家的女儿周蓉，看似洒脱，但在洒脱的背后却也深藏着不可名状的遗憾。为了爱情，她义无反顾，却反遭背叛。此乃遗憾之一；为了事业，她执着打拼，却少了陪伴女儿的时间，让母女关系日渐疏远。此乃遗憾之二；为了亲情，她远赴法国照顾女儿，却失去了教授岗位。此乃遗憾之三。此三大遗憾，让她的人生多少有些不完美。

老周家的次子周秉昆，看似平庸，但在平庸的背后却潜藏着意想不到的确幸。因为留在家中，他撑起一个家，尽了孝子的本分，这让他颇有成就感和幸福感。一句“当爸了，还有爸揍，这就是幸福”的台词，让无数观众破防。此乃确幸之一；因为一见钟情，他排除万难，守得云开见月明，终与苦命、勤劳、贤惠的郑娟结合——这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他与妻子互拭汗水、相视一笑的那一瞬间，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他妥妥的幸福与满足。此乃确幸之二；因为“光字片”棚户区改造，他搬进了新居，并且拥有了一间门面房，解决了生计问题。此乃确幸之三。三大确幸，让他活得有滋有味。

人生一世，兜兜转转，从来就没有白走的路，每走的一步都作数。你在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你在失去的同时，也在得到。每个家庭都一样，每个人都不例外。家庭与家庭、人与人之间的任何攀比都毫无意义——每一位自尊自强、有情有义、不离不弃、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我们尊重。

50年沉浮，50年变迁。老周家的三个孩子也好，我们每个人都好，都是当事人，也是见证者。在经历之后，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当时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现在却能发展得如此繁荣？”其实，这中间既有一代人的付出，更有一代人的智慧。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与时代捆绑在一起——“国运即家运”。假如没有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反腐倡廉、人民至上……又哪来今天我们做梦都梦不到的美好生活？是好时代给我们带来了红利、希望和改变——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谁不庆幸、感恩自己遇上了一个好时代。

“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这是李师东对《人世间》原著的一句评价。还原并尊重这种“烟火道义”和“个人热望”的时代剧——《人世间》，以平民视角、悲悯情怀，用“小人物、大背景”“小情感、大生活”“小家庭、大国家”的叙事范式，自始至终都贯穿了一条“无论怎样艰难，坚持做一个好人”的主线，既见人又见事，既写情又写义，既传心又传神，向观众传达了一种关照现实的力量和温度，堪称一部非常标准且完美的中国当代家庭解剖样本。期待更多《人世间》这样的好作品，照亮我们的精神世界。

翰墨飘香

花鸟世界的守护者——记画家周中耀

易鹰

欣赏工笔画是赏心悦目的乐事，但画工笔画却是件苦事：一笔一划、双勾勒形、晕染着色……费神费力、耗时耗工。画好工笔画更是件难事，湖南工笔画全国领先，先后有陈白一、邹传安、孙建林、朱训德等一批大家，要跟得上、走得准，难上加难。

有一位平时隐居长沙闹市闭门作画、逢冬则南下深圳小住的“候鸟画家”——周中耀，承载着宋元以来中国工笔画的千年血脉和使命，在西风东渐的浮躁与喧嚣中，传承开拓，推陈出新，守望花鸟世界的美好与宁静。美术界任何人名成名成家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路，起点也许都是最初的兴趣、爱好加天赋，但接下来的路都充满艰辛与寂寞。

周中耀少年时即爱画画，同学们喜欢下课围着这个会画“洋菩萨”的小画家，班主任老师更是欣赏他的聪慧，特意买了一套印刷的画送给他临摹。老师早已过世，但发黄的画仍收在他的宝贝画箱中。年少时在中苏友好馆看过的邵一萍大师花鸟画作品，至今还刻在他的心板上，留在他的回忆中。与同时期的同龄人命运一样，他15岁即辍学入工厂当小工，后又因三线建设到洪江火柴厂工作10年。此间三班倒，辛苦劳作之余，仍不弃画笔孜孜不倦。其时，言语不多的他已将宋徽宗赵佶和黄筌作为师法对象苦心临摹。曾有工友见他练线条时自讨苦吃，用一自制铁管套在毛笔上运腕用力……在工友们酒后呼噜震天的酣睡中，他毫无倦意，将带去的院画临了一篇又一稿，独守着众人皆睡他独醒的寂寞。直到1976年才因照顾两地分居而调回长沙，与妻子在同一家机械大厂上班。此时，他因出众的美术才华又被送到湖南轻工工业高等专科学校（今长沙理工大学）深造，其时已过不惑之年。系统的专业学习和人生苦难的磨砺，让他成了一名从此以画为生的人，中国工笔画史上从此又多了一个湖南人。

工笔画是宁静的，绚烂之极，归于宁静。天地



周中耀作品

艺苑杂谈

从“少数派”而来的“她们”

周玲子

她们曾是艺术史上的“少数派”。她们浪漫而坚强，柔和而感性，敏锐而细腻。她们挣脱枷锁，满怀理想，争取“被世界看到”。她们，探索自我，探索艺术。她们是中国女艺术家。

古老的国度里，女艺术家曾屈指可数。她们大概分为两类：闺阁派与青楼派，她们在绘画风格上附和男性，用男性创造的艺术模式进行创作，取悦男性的审美角度。

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前，何香凝、陆小曼、李青萍等为代表的女艺术家继承传统女性的艺术特性，潘玉良、关紫兰等女画家的画作中泛出西方艺术的波瀾。

新中国成立初期，女性艺术更多了几分阳刚之气，女艺术家模仿男性以求表现革命精神和英雄形象。湖北女画家程犁的作品《迎春》中，那“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号召，代表了当时最广泛的审美眼光，也宣扬了男女同一的中性化审美格调。

改革开放以后，女艺术家的自我意识复苏。在诸如周思聪、王迎春、王玉珏等女画家的笔下，我们能“对视”她们的个人情感、思想。上世纪九十年代，“女性艺术”这一具有鲜明性别特征的艺术式样开始形成，这一时期的她们不再处于一种“被说、被写、被画、被赏”的地位，她们反客为主，从自身出发“去说、去画、去写、去做”，用内心去建构一种属于自己的女性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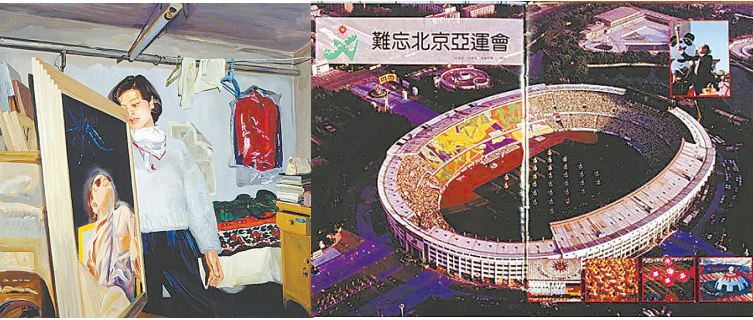
从“少数派”而来的“她们”，从家庭角色中“复杂”起来，自我觉醒和表达欲望增强。

她们关注内心。她们的创作主题，是一个女人的主题，更是一个“我”的主题。她们以自我为体验，描述与表达女人的成长、生活、情感、思维等，充满了对生命的珍惜与怜爱，她们不再是画面中的人物，而是生活与意识的载体，是一种精神的指向。这从当代女画家喻红在系列作品《目击成

无言，大美所在。周中耀的工笔画取材自然，宁静安神，大美无言。令人震撼的《盼》是一幅作于2008冰灾之年的思乡之作，一只孤鸟在白雪皑皑的石上张望，冰天雪地上几簇银叶金盏的水仙正无声绽放……其时，画家因冰雪阻隔交通中断无法出行，案头的迎春的迎春的水仙和窗外冰封的世界，让他联想起好多人和自己一样无法回家团圆，于是挥毫创造了这张宁静至极的《盼》，那只孤鸟简直是众多思乡心切者冰天雪地的化身。

工笔画是唯美的，美到极致、无可挑剔。作为自唐代就独立成科的工笔花鸟画迄今已有千年历史，形成了作为中国传统美术重要门类的独特语言。浸淫其中深谙其味的周中耀在其专著《周中耀工笔花鸟画技法解读》一书（天津杨柳青画社出版）中认为，工笔画有着个性、精湛、构成等四美。他喜欢钻传统的空子，挑传统的毛病，补传统的不足，创自家的风格。同时，所有这些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注入新的血液。作为勾勒填色、三矾九染，极具规划程式的传统工笔画，同样排斥胸无成竹、反复加工打磨出来的作品，追求气韵生动、浑厚华滋。在构成美上追求中国哲学千百年“和为贵”的美学境界，让线条、颜色、虚实、明暗、强弱等原本矛盾的东西在画面上和谐统一。我认为，好的画家其实就是调和这些矛盾的高手。工笔画是隽永的，意境深远、耐人寻味。苏东坡论画曾有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而周中耀的工笔画是形神兼备。儿童因生活经验与知识局限，看画只能看到形的似与不似，而认识不到形以上更深一层的思想意义。而高雅的文人画则有着深厚的画外之意，而且意犹未尽、回味无穷……我特别欣赏一幅名为《中秋》让人思绪万千的作品。圆月旋着银辉，柳条儿晚风中轻摇，塘石上小聚的几只八哥或仰望明月，或低头倾听水声，还有两只似在轻言细语……月色如水、岁月如流、亲情流淌，真是一年中最好的团圆之夜。

“心素纸雪，无奢无求。权钱名利，争增烦恼。天道恒理，得隐失愁。禅心静水，我自悠悠。”这是素心斋主周中耀的斋铭，这是他半个多世纪风雨的人生之悟，也是他丹青之路的艺术心得。



喻红的系列作品《目击成长》之一

左：1990年喻红24岁在美院宿舍，布面丙烯，100x124厘米
右：《上海画报》1990年第6期第2页，1990年北京亚运会，报纸，68x100厘米

